

民主党执政后的日本政治与外交

刘江永

【内容提要】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自民党和民主党朝野换位。民主党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组阁，取代了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出现以两大保守政党为主体的政权更迭，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两大政党轮替。大选总体上强化了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格局，但与冷战后自民党内鹰派保守势力得势不同，这次是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民主党温和保守势力占据上风。日本政治思潮出现“脱右倾化”趋势，这对日本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有利。鸠山首相对内主张建立“友爱社会”，在外交方面也要发扬“友爱”精神，在巩固日美关系的同时，加强同亚洲关系，推行“美亚并重”的政策。

【关键词】日本民主党 鸠山内阁 日本政治 日本外交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2009年8月底，日本第45届大选落幕，日本政局发生重大的历史性变化。日本民主党一举取代长期执政的自民党，首次成为执政党。9月16日，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首相，并与社民党、国民新党组成三党联合政府。民主党能否继续掌握日本政局的主导权，还要看2010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民主党执政后对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国内政治思潮、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一、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发生变化

民主党执政给日本政治权力结构带来以下变化，自民党和民主党朝野换

位。大选结果使日本众议院力量对比发生逆转。选举前，自民党和公明党拥有超过众议院三分之二的席位，而选举后，自民党减至 119 席，公明党则减至 21 席。与此相反，民主党选举后则升至 308 席，加上联合执政的社民党、国民新党共有 318 席，接近众议院的三分之二。

大选后，民主党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组阁，取代了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出现以两大保守政党为主体的政权更迭，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两大政党轮替。目前，民主党在参议院是第一大党，拥有 242 席中的 109 席，加上社民党、国民新党共有 119 席，接近半数。为确保执政基础稳定，打赢明年参议院选战，民主党不能不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执政。民主党获得这次众议院选举胜利，使近两年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分别由朝野各霸一方的扭曲现象得到纠正。这有利于民主党提出的决议案、法案和预算案在国会得到通过。

这次大选总体上强化了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格局，但与冷战后自民党内鹰派保守势力得势不同，这次是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民主党温和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在 2005 年举行上次大选时，这两大党议席数占众议院总议席数的 86%，而这次则升至 89%。即便在旨在确保小党得以存在的比例代表制选区，这次也出现选票流向两大保守政党的趋势。在体现政党偏好的比例代表制选区，2005 年大选民主党和自民党获得的议席比率分别为 34%和 43%，而这次大选则分别为 48%和 31%，两党合计从 77%升至 79%。实际上，日本大多数选民只是在传统的保守政党自民党和新兴的保守政党民主党之间做选择，而主流民意则看好民主党。在原来支持自民党的选民中，这次有 30%把票改投给了民主党。

民主党的竞选口号之一是“打破官僚主导的政治”，宣称上台后将着力打破自民党政客与政府官僚、经济巨头所形成的政、官、财“铁三角”金权政治利益集团，增强作为执政党和国会对政府决策的主导作用。由副总理菅直人亲自担任新成立的“国家战略室”负责人，在国家预算等重大问题上直接贯彻民主党的决策意图。取消延续了 123 年的各部级单位的事务次官会议，使职能部门官员成为政策执行者，而非政策制定者。民主党政府将向政府各部门派遣大量民主党国会议员担任副大臣，保证内阁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领导和政令畅通。

民主党上台后引起的上述政治权力结构变化,有可能引起新的矛盾。在这次当选的议员中,民主党有 143 人是首次当选,占这次所有首次新当选议员的 90.5%,其中一些人只是凭借民主党的选举招牌便当选了国会议员,缺乏从政经验,今后在如何处理好同政府官僚之间的关系方面将面临考验。在经济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一方面欢迎两大保守政党体制形成,另一方面也对民主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作承诺会否影响大企业的利益表示担忧。另外,民主党政要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涉嫌违规集资问题,也可能遭到自民党及媒体的追究。2010 年 7 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如果民主党政绩达不到选民期待值,届时一些人为保持在野党的制衡作用,就会把选票投给自民党。假设自民党及公明党等在野党获得参议院过半数的议席,将造成另一种形式的国会众参两院的错位现象,一方面民主党执政的难度将明显增大;另一方面也会促使民主党继续与社民党联合执政。而如果民主党 2010 年单独获得参议院过半数议席,未来会否改为谋求民主党一党执政?日本修改宪法会否提上真正的议事日程?日本民主党下一代领导人会否坚持鸠山路线?这些都是未来值得密切关注的。

二、日本政治出现“脱右倾化”趋势

日本相对温和的政治势力民主党执政,在客观上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自民党执政期间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否定。日本政治思潮出现“脱右倾化”趋势,这对日本改善同亚洲邻国的关系有利。

首先,改善民生和提振经济成为日本大选的焦点和民众关心的重点,靠参拜靖国神社拉选票成为历史。自民党执政期间,曾制造出一个政治神话,即参拜靖国神社便可以获得“日本遗族会”的选票支持,自民党国会议员还专门成立了“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议员之会”。而这次大选彻底打碎了这个政治神话。民主党主要领导人一直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民主党并未因此而失去选票。鸠山由纪夫首相在竞选期间也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他本人甚至还以 201461 票的最高票当选国会议员。鸠山组阁后,《日本经济新闻》民调显示,民众对其的支持率高达 75%。相反,近年来积极组织参拜靖国神社的岛村宜伸、中山成彬等自民党右翼鹰派人物,则纷纷落选。麻生内阁“消费者行

政担当相”野田圣子，在竞选期间的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结果在小选区照样落选。靖国神社不仅没能“保佑”自民党候选人当选，反而可能成为一些候选人落选的“魔咒”。

其次，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鸽派温和势力影响上升。日本左翼政党社民党与民主党联合执政，是自1995年村山富市内阁以来再次成为执政党，也会对民主党政府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而在民主党内的原社民党重量级议员横路孝弘，这次则出任众议院议长。自民党下野后选出前财务大臣谷垣禎一出任自民党总裁，收拾残局。谷垣在自民党内也属于温和派的代表人物，对中国颇为友好。

第三，鸠山内阁提倡“友爱政治”，将着力通过日本经济回升和改善民生来巩固执政基础，总体上将是一届“鸽派内阁”。其领导核心是鸠山首相、菅直人副首相、冈田克也外相所组成的“三驾马车”。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同中国保持友好交往。尽管鸠山内阁中也有鹰派人物，但鸠山内阁的政策方向主要是由这“三驾马车”决定的。小泉、安倍内阁曾积极主张修改日本宪法，谋求行使“集体自卫权”，为自卫队在海外配合美军作战开路。民主党则拒绝行使“集体自卫权”，严格遵守“无核三原则”，坚持“作为唯一原子弹受害国，遵守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主权在民’、‘尊重基本人权’三项原则”，“第一要务是全力重振国民的生活”。

第四，鸠山首次组阁扬长避短，没有让鹰派人物掌握外交和安全事务大权。例如，曾经担任民主党影子内阁防卫大臣的前原诚司曾宣称“中国是现实威胁”，因此早就被排除在鸠山内阁防卫大臣的人选之外，而被任命为国土交通大臣，去清理自民党执政期间在这方面的权钱交易、浪费税金等痼疾。9月15日，国民新党党首龟井静香一度被任命为防卫大臣，可还未正式宣布就被改任为金融和邮政大臣，负责对自民党推行的邮政改革民营化纠偏。这是因为龟井的防卫政策思想属于鹰派，主张修改宪法，行使和美军联合作战的所谓“集体自卫权”，这有违民主党的既定政策。龟井之所以退出自民党主要是因为他反对小泉的邮政民营化，所以让他担任鸠山内阁金融邮政大臣倒是位得其人。

今后的问题在于，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不会就此消退，甚至还会出现逆流涨潮。那些成为在野党的自民党右派政客和社会上的右翼势力，有可能聚集起来，煽动日本的民族情绪，在历史认知、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上，牵制民

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给中日关系制造麻烦。日本民主党内在外交、安全政策问题上也有不同主张。例如，前不久，民主党内强调“中国威胁论”、支持“台独”的长岛昭久、中津川博乡等人便与森喜朗等自民党内的“台湾帮”一起宴请再度访日的李登辉。长岛昭久担任鸠山内阁防务政务官后，还就终止自卫队在印度洋为美军供油一事发表有违鸠山内阁政策的言论，引起非议。今后，自民党前朝政客、某些掌管安全保障事务的官员、民主党内强硬派还可能对鸠山内阁施加影响。右翼媒体也会把攻击的矛头对准鸠山内阁。

三、 鸠山“友爱外交”初试身手

“友爱”是鸠山由纪夫从其祖父鸠山一郎那里继承的执政理念，鸠山首相对内主张建立“友爱社会”。鸠山上任后强调，在外交方面也要发扬“友爱”精神。鸠山首相对外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外交，在巩固日美关系的同时，加强同亚洲国家关系，推行“美亚并重”的政策。其主要特点有三：

一是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①日本在保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会更多地强调本国利益和日本民意。在冲绳基地问题上，鸠山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外相冈田克也立即要求外务省彻查是否存在放任美国舰载核武器进入日本港口的所谓“日美核密约”，明确拒绝运进核武器。鸠山内阁防卫大臣北泽俊美也表示，2010年将撤回在印度洋向美军供油的日本自卫队舰只，并访问冲绳，了解当地民意，为和美国就重新谈判美军基地搬迁等问题做准备。鸠山首相上任前曾撰文指出：“很多人从金融危机中认识到，美国单边主义的时代也许会终结。金融危机也使人们对于美元作为关键全球性货币的永久性地位产生了怀疑。”“由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的时代正走向终结，我们正迈向一个多极化的时代。”^②这篇文章在美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对此鸠山心知肚明，上任后立即赴美出席联合国峰会，并与奥巴马总统会谈。鸠山首相首先感谢美国政治变革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并表示日

^① 日本《朝日新闻》，2009年9月10日，第13版。

^② 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纽约时报》，2009年8月27日。转引自京华网：<http://news.jinghua.cn/352/c/200909/01/n2798688.shtml>。原文：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 祖父・鳩山一郎に学んだ『友爱』という戦いの旗印」、日本雑誌「Voice」月刊、2009年9月号。

美同盟仍将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基轴。其主要目的是稳定日美关系，减少来自国内外的消极议论。不过，如果未来民主党仍把日美同盟关系定位为日本外交基轴，那就等于又回到自民党传统外交的老路上去了。

二是努力确立同中国的信赖关系。在历史问题上，鸠山首相明确表示，民主党政府将勇于正视历史，继承村山富市前首相讲话的精神。关于领土争端，鸠山认为，“只有迈向程度更大的一体化，阻碍地区一体化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欧盟的经历告诉我们，地区一体化能够化解领土争端”。关于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问题，鸠山向中方表示，愿将两国有争端的东海化为“友爱之海”。鸠山2007年任民主党干事长期间曾会见访日的达赖，引起中方交涉。不过，他担任日本首相后，就涉藏问题对胡锦涛主席表示，他理解这是中国内政问题。冈田克也外相也宣布，达赖访日时，民主党内阁将不予会见。^①针对麻生内阁下台前向靠近台湾的与那国岛派驻自卫队问题，鸠山内阁也改变了这一决定。这是十分明智的。鸠山首相表示，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友爱”精神也是很重要的。他说，承认相互差异并相互尊重的“友爱”精神与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也是一致的。日中两国在所有领域推进合作时，应表现出承认相互差异和相互尊重的姿态，只有这样，才能将日中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鸠山刚上任就在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的过程中同胡锦涛主席会晤，双方就继续加强和充实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达成重要共识。10月10日，鸠山首相、冈田外相访华，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国会谈气氛十分友好融洽，成果丰硕，发表了《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达成十项合作倡议，总结了过去十年三国合作的成果和经验，并就未来十年三国合作凝聚了新共识，指明了新方向，增加了新动力。这标志着中日韩合作又迈出新步伐，登上了新台阶。

三是努力建立东亚共同体。鸠山首相表示：日本以往过于依赖美国，今后将在重视日美同盟的基础上，作为亚洲的一员制定更多重视亚洲的政策。他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我认为，正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建立覆盖整个地区且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架。”他主张在建立国际

^① “日本准外相冈田克也称希望日中携手合作”，2009年9月8日，来源中国日报网、东方网：<http://news.eastday.com/w/20090906/u1a4636751.html>。

合作的新架构之际，“必须克服民族主义过度的问题，走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之路”，“不遗余力地建立对巩固货币一体化至关重要的永久性安全框架”。^①“地区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是我们在实现日本宪法主张的和平主义和多边合作原则方面应该遵循的道路。这也是为保护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在身处美中之间的情况下追求我们利益应该遵循的适当道路。”^②鸠山首相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设想，意在加深同中韩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这与小泉内阁刻意拉拢东盟、冷淡中韩的所谓“东亚共同体”设想明显不同。鸠山首相认为，实现“东亚共同体”目标的关键在于首先要从强化中日韩经济合作开始。尽管目前鸠山倡导的“东亚共同体”设想具体内容尚不清晰，也远非近期可以实现，但其与原自民党政府某些领导人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日美澳印四国联盟”战略似乎有着本质区别。其重要背景之一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日本也不例外，而中国经济则保持了稳定发展，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大陆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海外出口市场也是大势所趋。民主党政府正是在这一世界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在日本选民普遍支持下上台的。故此，鸠山首相把中国视为合作共赢的伙伴，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

尽管民主党主张推进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但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尚有待观察。这是因为中日之间依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小泉执政期间受到严重损害的中日两国民间感情，还须中日两国长期共同努力才能修复和改善。日本领导人采取谨慎态度和明智之举来维护两国来之不易的友好合作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最近，“日本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社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受访者提起日本的第一印象是南京大屠杀。日本7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仍对中国有负面印象。日方认为，“毒饺子问题”是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之一。尽管“毒饺子事件”是一个有待破案的个案，却产生如此恶劣的影

^① 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纽约时报》，2009年8月27日。转引自京华网：<http://news.jinghua.cn/352/c/200909/01/n2798688.shtml>。原文：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 祖父・鳩山一郎に学んだ『友愛』という戦いの旗印」、日本雑誌「Voice」月刊、2009年9月号。

^② 鸠山由纪夫：“日本的新道路”，《纽约时报》，2009年8月27日。转引自京华网：<http://news.jinghua.cn/352/c/200909/01/n2798688.shtml>。原文：鳩山由紀夫：「私の政治哲学 祖父・鳩山一郎に学んだ『友愛』という戦いの旗印」、日本雑誌「Voice」月刊、2009年9月号。

响,其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媒体过度炒作,搞得日本消费者人心惶惶。同时,中方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在人员素质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中日两国都应注重在公共外交领域的合作,以与邻为善的“友爱”精神,从以邻为伴的合作角度考虑今后如何处理类似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自民党执政期间,曾把台湾海峡局势作为日美同盟应对“周边事态”的一部分来定位和处理,主张“台湾归属未定”,引起中方强烈反对。今后,民主党政府能否纠正自民党政府的错误,将是区别民主党与自民党在台湾问题上政策异同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党内一些人与自民党的立场一致,美国一些人也会对日本加以牵制。但是,这是一个涉及中国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要建立中美日之间的政治互信,就难以绕开这一问题的解决。此外,中日之间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钓鱼岛领土争端、东海问题等,也需要中日双方进行有创造性的协商,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只要中日双方根据迄今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该坚持的就坚持,该改正的就改正,该创新的就创新,拿出诚意和智慧来解决过去遗留的一些问题,就能使两国关系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Abstracts

China's Construc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power

YU Xintian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and foreign policy have changed tremendously. China began to build soft-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embark on public diplomacy, which aimed at increasingly exposing China to the world concerning China's state of affairs, policies and values, creating a more objective and amicable milieu of opinions and adv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The author offers her personal perspectives on how to handle relations between pursuing public relations and building national soft-power, how to lift national soft-power by public relations and the need to obviate ideological barriers.

China i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 Case Study o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Regime

ZHANG Jun

China participated in man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past decade. China'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behavior gives implications on it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The case of China's construc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 demonstrates the reform of ideas, forms and perception of multilateralism.

Japan's Politics and Diplomacy after DPJ Took Power

LIU Jiangyong

Great changes occurred to the Japanese power structure as DPJ had taken power. LDP and DPJ swapped positions of each other. The new government in Japan is now headed by DPJ and its alliance—Social Democratic Party and People's New Party, substituting for LDP-Komeito coalition government, an alternation of two conservative parties, though not in a strict sense of the two-party alternation. The election intensified the conservative politics in general, though different from the hawk conservative force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This time the liberal and moderate DPJ get the upper hand.

The Japanese political currents see a trend of “de-rightwardization”. This will help to improve Japan’s relations with its Asian neighbors. Yukio Hatoyama calls for building “fraternity society” and fostering “fraternity” spirit in diplomatic affairs. He is for the view of attaching equal importance to U.S. and Asia.

Review of DPJ Coalition’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GAO Hong

The year 2009 finds Japan on a threshold of change of times. Lower house election held in August 30 had utterly rewritten Japanese political map. Transposition between new and old conservatives exerted tremendous impacts on all walks of life in Japan. DPJ-led coalition is facing a profound change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DPJ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LIU Qiang

DPJ took office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will certainly bring about great change to Japan’s political ecology. Given the coherent and stable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s, inheritable strategic convictions, influential strategic culture and longstanding strategic wills, however, Japan will pursue its inherent strategic goals whatever parties take office. There are no changes happened to the fundamental social formation and tradition, nor to econom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DPJ can hardly pursue radical reforms that defy Japan’s basic reality, except for tactical adjustment in light of self-accustomed ideas. Despite DPJ’s pragmatic China policy, the “honeymoon” in the good old days will not re-present, give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hich is complicated, sensitive, fragile and dotted with disputes and conundrums. Since it is the first time DPJ has taken office, the party will be checked by various factors, little experience and public opinions. It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will entail considerable vagueness and uncertainty. We should be prudent enough to judge the situation by following the policy adjustments.

Keywords: Japan, DPJ, cabinet,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Drifting” Japanes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WANG Xinsheng

The setback of American-style globalization should have prompted Japan to